

詞律研究序

劉復

本維思 (John Hareded Lewis) 先生是鄭君先生介紹給我的。是我的新朋友中的一個。他抱着研究中國音樂的宏願從美國到中國來，雖然這一次只能作短期的勾留，却還想明年再來，若然事實能於允許他，他打算用極長的時間在中國作澈底的研究。這一點，是我們有心研究學問的人所十二分歡迎的。

他這回雖然在中國住得不久，却已把他在美國時開始工作的一部小書寫完成了。承他不棄，在稿子寫成之前把全書的計劃同我詳談了一次，寫成之後又把全稿交給我細看，看完了我又同他詳談了一次。我覺得他的態度很懇摯，所以我也願意用懇摯的態度幫助他；我把他書中應行改正，或刪除，或補加的地方都告訴了他，他都虛心誠意的接受了。但就全體而論，這工作仍舊是他自己的，我不過處於很微薄的幫助的地位。

因為有這樣一段因緣，他要求我替他在書前寫一篇小序，我想，這是應當寫的，因為我對於他的書，亦許比別人更能夠了解。

中國詩歌中的聲調，至今還

是個大謎。聲調這一類的書，雖然已有了幾部，然而作者們只知道何字是平，何字是仄；何處宜平，何處宜仄；却不知道什麼是平，什麼是仄；更不知道何以某處要用平，某處要用仄，正所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七年前我在巴黎，因為用實驗的方法研究中國字的聲調（即所謂「四聲」）已有相當的結果，就打算進而研究中國詩歌的聲調。當時曾做了幾個月的工作，却因詩歌的體裁太多，而且同是一詩或一歌，因方言之不同，吟誦起來聲調可以有無窮的變化，要在這種複雜的情形之下抽釋條理，求出一個條條解決，實在很不容易，只得暫且擱下。近年雖有志願續此項研究，却因手頭還有許多工作擠着，須待整理清楚了再說。

本維思先生在他現在這一部書中所研究的，並不是中國詩歌的全體，而是詩歌中的一小部份，詞；也還不是詞的全體，只是在「碎金詞譜」中取了二十章加以分析研究，而現在所發表的，只是「採真集」「丹桂」兩章。這範圍當然太小，但我們要知道，這只是本維思先生的工作的開始，是他研究中國音樂的第一個

貢獻。

他所用的方法，是依據「碎金詞譜」那兩章詞中每一個字左邊所注的平仄，和右邊所注的工尺，分析，比較，總合，以求其相互的關係。平仄是語言方面的事，工尺是音樂方面的事，這兩者中間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宋史樂志載姜夔「大樂議」云：「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宮商，以上配徵清，多不諧協。」可見要講「合樂的詩歌」，必須雙方兼顧。本維思先生抓住了這一點，從平仄的安排與變化，以求工尺的安排與變化，更從工尺的安排與變化，以求平仄的安排與變化，然後從這裏面找出一個條條解決。這方法看上去似乎很笨，實確是真正的科學方法，因為所得到的結論是頗不移動的。他用模式 (Patterns) 與圖式 (diagrams) 把平仄或工尺方面的情形表顯出來，使尋常聽者變為目可見，使不懂音樂的人可以懂，懂音樂的人可以更深，這也是他的科學精神的表現。

當然，他這方法只適用於合樂的詩歌，遇到不合樂的詩歌，不得不從語言的自然上別尋研究的方法。但若能把他這方法擴充應用，把中國所有的合樂詩歌作一通盤研究，那已是一個驚人的功績了。

他所採用的兩首詞，是宋朝人做的，而樂譜却是清朝人配的。中間相隔了六七百年，似乎不能作為研究的材料。這一層，我可以代為解釋一下。假使我們能於得到宋朝人自己所做的樂譜，那自然更好。但事實上一時還做不得到（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的樂譜至今還沒有能完全解釋出來），那麼就把後一點的樂譜借來研究，也還不失為一種方法。因為六七百年的時光，在音樂傳衍的生命上看去，並不算很長。一九二〇年我在倫敦聽過一位印度同學向我吟誦孟加拉地方的詩，其音調和現在中國和尚唱經的音調很相像；一九二八年我在漢城聽過朝鮮新王府中所有的古樂，所謂「李王府雅樂」，其音調也很有些同中國舊時的廟堂之樂相像，至於朝鮮的民間音樂，那就另是一派，聽上去全沒有中國的意味了。和尚唱經的音調是什麼時候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我們不大知道，恐怕還在唐以前罷。朝鮮王府中的古樂，日本田邊尚雄先生說是周代的樂；究竟是不是在周朝時候傳過去的，我雖然還有些懷疑，可決然不是近數百年中華。一種音樂從甲國傳到了乙國，又經過了很悠久的年代，還能把原來的風色相當保存着，難道宋詞中的音樂風色，到了清朝就完全絕了根麼？我們

所看見的宋朝人的書畫，當然和清朝人的書畫大不相同；但無論不同到怎樣一個地步，中間必還有呼息相通處，決不至於和西洋的立方派或未來派一樣的離奇與渺遠。這可見文藝之事，雖然也受時間的支配，却没有被地域或民族性支配得那樣兒。所以，在現在得不到宋朝的樂譜的時候，暫借清朝的樂譜來研究，總還勝於完全不研究。做個互視眼，比做個瞎子好。

前文說到朝鮮新王府雅樂一件事，叫我連帶想起了一件事。就是在聽雅樂的那一天的晚上，我在一處宴會中碰到了一位日本大學教授。他是研究西洋音樂的，又恰恰坐在我旁邊，我就同他談起音樂來。我因為那天聽到了雅樂，心上很高興，就問他：「你也聽過這種音樂沒有？」他聽過，說：「啊！聽過的，那好像是沒頭沒腦的東西！」他這樣一說，我也不便再往下說了。我想：東方的藝術若老一點的東西，要得到東方人自己的了解，已經很不容易，若欲求之於西方人，自然更難，但我並非不是說凡是東方的古老的東西都是好的。若然中亞的音樂也非同非洲原人的那魔鼓可比的簡單與可怕，自然我也無話可說；事實上既不是如此，我們總得在分析研究之後才下斷語，要不然，我們

的態度未免太高傲了。昨天我和本維思先生在一起吃飯，我指着盤中的松花向他說：「你知道麼？美國有一種雜誌上說，中國人吃三十年以前的陳蛋，就是這東西！」他問我：「是真的麼？」我說：「這就是在沒有研究之前所下的斷語呵！」於是座的人都笑了。

本維思先生在西洋音樂上有相當的根底，又善於應用科學方法，以他這種資格，再加以誠摯，不高傲，無成見的態度來研究中國音樂，他所得的結果一定可以十分完備——當然，這是說他將來大規模研究之後所得的結果，並不是說現在這一本小書裏已得的结果。我希望他明年當真能再到中國來，來了之後能住多久就住多久，必須在研究中國音樂之外，兼在中國語言，文藝，風俗，歷史等等上面也肯相當的努力，以求彼此貫通，然後他的收穫才是完整的，不是破碎的，也不是片面的。我想，本維思先生不見得以為我這話說太大太遠罷。

(二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北平)

讀者附識：此序原文是用英文寫的。原書名 Melody and Rhythm of the Music-poem of Ancient China.

胡適之壽酒米糧庫

魏建功

更不傷春，
更不感秋，
以此誓時。
任花開也好，
花飛也好；
月圓也好，
月落何愁！
我聞之曰：

從天而頌，
孰與制天而用之？
更安用為蒼天歌哭，
作彼奴為！

文章革命何展！
且準備擊破作健兒！
要前空千古，
下開百世；
收他臭腐，
還我神奇。
為大中華，
造新文學。
此業吾曹欲讓誰？
時材料，
有幾新世界，
供我驅馳。

——壽酒米糧庫。

這首詞是從事革新中國文學的先鋒將胡適之的「誓時」。當時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的春間。這人正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是一位天下聞名的才士，姓胡，單名適，表字適之，年方二十四歲。原來胡家是安徽績溪的大族；他父親鑑花公遊宦江蘇，轉官台灣；太夫人十七歲適與胡家，是績溪的，所生只他一個兒子。甲午之夜，清廷把台灣割給日本，胡鑑花先生回到內地，却就死在廈門，那時他才五

歲。老先生這命一定該讓他讀書。太夫人督責的很嚴緊。時常勉勵他道：「我一生只曉得這道樣一個完全的人，你將來做人總要學你的老子！」十四歲上，他被送到上海入學。三年才許回家一次。民國前二年（一九一〇），他考取美國留學生，就放洋去了；先學農業，改修政治經濟，兼治文學哲學，最後專攻了哲學，得了博士學位回來。

他生來性情洒落，懷抱遠大；旅居上海，也會詩酒豪邁，縱情奔放。正是：

「少年恨俗俗，
反與汗俗偶。」
「一日大醉幾乎死，
醒來忽然怪自己：
父母生我該有用，
似此真不成就事體！」

他交遊的朋友，狠能策勵相彰：「學理互分割，過失相彈糾」；去國六七個年頭，大加抖擻，頗讀了一番書。他嘗有「朋友篇」詩，內中說：

「清夜每自思，
此身非吾有：
一半屬父母，
一半屬朋友。」

起先在美國特色佳城讀書，那地方幾乎成了他的「第二故鄉」，但看他寫這地方的景緻：

「山前山後，
多少清奇瀑布，
更添上遠處的一線湖光；
濃淡的秋色，
面山的落日，
還有那到枕的浦聲，
夜夜像雨打秋林一樣。」

這一派景色中住着一位文采豪華的才士，又如同住了幾位飽讀詩書而聯臂與他成勁敵的詩友。終朝每日受着外國文學空氣的振盪；縱然是為了挽救中國貧弱，不治文學，試問這樣情懷如何能不喚起他的文學趣味？當時經過了民國四年五年（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兩個年頭，他們在海外早爭論起「死文學」「活文學」的問題來。

提起中國文學史的消息，那一般生命未曾與語言離過老輩；只爭無人識透這腔腔，即使懂得，又無人肯打破這閉關葫蘆，和盤託得出來。前六十年左右却有一位有志革新的詩人黃遵憲，他少年所作「雜感」詩道：

「——呼嗟東京後，
世茶文盡振；
文勝失則弱，
體端勢已窘！
後有王者興，
張網羅賢俊，
決不以文章；
此語吾敢信！」

「——俗儒好尋古，
日日故紙研，
六經字所無，
不敢入詩篇；
古人棄糟粕，
見之口流涎，
沿習甘割愛，
妄造畫界線！
實士同博人，
今古何懸賢？
如今忽已古，
斷自何代前？
明窗敲琉璃，
高爐蒸香煙，
左陳端溪硯，
右列薛稷筆，
我手寫我口，

古豈能拘牽？
即今流俗語，
我若每備篇，
五千年後人，
驚為古爾班。」

黃遵憲倒是畫過一番心血，可惜只限於他自己創作的成功，何曾影響給旁人！又何曾影響到學術的全部！正是：

風定始知柳在樹，
燈殘方見月臨窗。

儒生再過了四五十年，這位先鋒將走向海外，服膺了「實驗主義」的哲學，身受了「科學方法」的訓練；回到國內，徹底澄清的匡正了思想，才水到渠成的革新了文學。凡是學術沒有不互相貫通的，這才給了世人更加相信的證券！

且說這位先鋒將眼高深，
法力廣大：

獨識改良，
獨乘「八不」入手；
「歷史觀念」，
教人一念持信；
廢除宗論，
造成十字名言；
擔揚創作，
寫就運籌考證。

那「八不」是：

1. 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2. 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3. 不用典。
4. 不用空語爛調。
5. 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6. 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7. 不摹仿古人。
8. 不避俗語俗字。」

那十字是：

「國語的文學；
文學的國語。」

那古老的「非國語文學」却重新的栽着一個跟斗，不啻從九霄雲外跌下了千丈深坑！倒也有些高道的人替古文「會師勤王」，直到如今不三不四的還有人在報尾上嘲罵兩句！最有意味的紀念要算當日林紆將「狄莫」「秦二世」的隱名來影射「胡適」寫成的小說了。自從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教育部正式頒行了注音字母，公布了「國音字典」；九年（一九二〇）又規定全國小學實行漸次改授國語；現在已成當然不疑的事實：這種成功，自與這位新將奉獻的先鋒奮鬥的陣容聲氣相通。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由他主編的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發表了宣言，提出三個方向來督責勉勵治學的同志。就闡出辨偽研究的大路，開發實地考古的先聲。有分教：

世間多少迷路客，
一指還歸大道中。

走慣了「康黨」路的中國學術界，這才緊攏了一種：從思想的革新到學術的革新，從文學的改革到文字的改革。打民國六年到十一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六年之間全在思想和文學改革的時期中；十二年（一九二三）以後，便進步到了學術革新和文字革新的時期。回頭一算，轉眼也就如同隔世，所謂「時代」似乎有一日千里的變化，不覺已是三十四年了！這位革新的先鋒，他遭母喪，結婚，得子，教書，講演，著述，中間又生病，又幾番在國內外旅行，費盡榮華，在精神勞力上都有相當的損耗；他也就到了中年，是四十歲的人了！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二月十七日便是他的四十壽生日。他的朋友和學生們中間，有幾個從事科學考古工作的，有幾個從事國語文學研究和文字改革運動的，覺得這四十歲的紀念簡直比所謂「花甲」「古稀」更可紀念：因為在這三十四年中間他所盡力於中國學術的辛勞，應該獲得一些愉快，應該享受一點安

慰。好在他早有可以自得的「不朽」，即如這首「誓時」，儼如普祝壽，不用旁人再贊一字了；所以他們不想用什麼話句來祝他，只將他三十四年來努力的梗概記下。他們畢竟是誰呢？原來是這十二個人：

北平 白燕洲 鎮瀛
寧波 馬隅卿 廉
東台 繆金源 金源
蘇州 丁仲良 道衡
湘潭 黎劭西 錦熙
漢川 黃仲良 文河
吳興 錢疑古 玄同
唐河 徐旭生 炳純
紹興 周啟明 作人
北平 莊基駿 向廉
滄 孫子書 楷第
如皋 魏建功 建功

十九年他再往北平，定居米糧庫，便趕上是生日。他從自己詩裏說，「幸能勉強不喝酒，未可全斷淡巴菰」，是早已受了酒戒了；這次生日應該替他開戒，好比鄉下老人慶念壽壽，送了壽慶，親友們來給她請了齋好飽餐肉味一樣。

如今為要紀念「人」「事」「地」，便寫下這題目：

胡適之壽酒米糧庫。

魏建功撰。

錢玄同書。

【編者案】魏先生這篇文章後邊原有錢玄同先生的一段案語，照道理講，該一期登出；不過天下事有許多「不可以道理計」的，因為要謹就「事實」。事實如何，也不必細說，總之是「印刷關係」吧。錢先生的案語，都尾也；都尾續都，一期登出，使讀者得窺全豹，固然盡美盡善；今既不能，則只有把錢先生的文章加個「關於」題目。蔚為整都，與讀者「明年見」。「都」尾既廢，編者乃「以狗易之」；是為續，並道謝焉。又，實尹耕先生的「國語羅馬字的發刊期」也只得隔一期。附白。

「與宋子文」等小說的辦法。如此，方於民衆有益。(其實也是就一種好的文學作品。)

我雖有上述的主張，但我自己却是絕無文學天才的人。無論什麼文體，到我手裏，永做不好，甚至於做不出來，故我自己對於此道是早已絕望了。國語青年同志中對於此類文體最有研究者，得二人焉，一即魏建功先生，一為孫子書(楷第)先生；他們二位都能把此類文體做得很好。孫先生有一次寫了一封平話體的長信給我，寫得極有風趣。可惜今夏大雨，我的寓室竟鬧到「

牀牀(俗本作「牀頭」，非。)

屋漏無乾處」，有些紙堆都霉爛了，恐怕有礙衛生，只好付之一炬，而孫先生的平話體信竟因此而遭了「焚如」之厄了，好在孫先生將來一定還會源源不絕的大做其平話體的文章的，我們擦亮了眼鏡等着瞧吧。魏先生不但能做，而且很主張提倡此類文體。與我不謀而合，真令我高興極了。我希望魏先生多多創作，多多變化，使此種散韻(或偶)相間之文體今後再開極美麗燦爛之花。

二一(一九三二)，一一、二九。

國語羅馬字的發育期

賈尹耕
(續)

(四)林語堂式 林氏對於趙氏字母標調的辦法極端贊成。且當其民國九年赴歐洲時即主張以 i l h 代表陽平，上，去三聲，根本觀念與趙氏不謀而合。其後折衷趙周二制，又自定條例云：「(1)陰平聲不加符號，(2)陽平聲除去 j l m n ng w y 不改變以外一律改寫聲母：(ㄉ) f s h 雙寫為 ff ss hh；(ㄋ) ph th kh 改為 pp tt kk cc；(ㄒ) ts sh 改為 tz hs。(3)通常拼韻母的例是：平聲不加字母，上聲加 r，去聲加 h(a ar ah)。(4)收 n 音的平上去是 -n -m -nn(an am ann)。(5)收 ng 的字平上去是 -ng -ig -gg(ang ar agg)。(6)收 i 音的字(不當全韻母)平上去是 -i -e -y

(ai ae ay)。(7)收 u 音的字(不當全韻母)平上去是 -u -o -w(au ao aw)。(8)在 iu ou 二韻是 -u -ou -ow(ih iou iow ou ou ouw)。(8)入聲應該廢，不廢則韻母照陰平拼；若係單音字後面加「，」，複音字不加。」對於趙制，改變甚多。至於聲母韻母，林氏改易趙制者凡十四條：(1) b d g 改用 p t k；(2) p f k 改用 ph th kh；(3) q 改用 ng；(4) x 改用 h；(5) r 改用 j；(6) j 改用 c；(7) c 改用 sh；(8) tc 改用 c_h(以上聲母)；(9) r 改用 y；(10) z 改用 y；(11) v ve ven vn 改用 U Ue Uan Un；(12) ao iao oq ioq 改用 au iau ung iung；

(13) aq eq 等改用 ang eng；(收 ny 音)；(14) iai 併於 ie ia。』林氏前請：此十國條其實可作四五條討論。其所以有如此不同者，一則由於各字母互相牽動，一則由於不主張與世界習慣相差太遠而已。其改良理由詳詳於「趙式羅馬字改良稿」一文中(見國語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字母討論號上)，茲不復贅。

自從這四式發表以後，國語羅馬字的寫形，已略完具，其後盧自然作「對於改用國語羅馬字的討論」一文，於錢超周三式稍有修訂。(見國語月刊第二卷第

一期字母討論號上)；許錫五作「新文字制表」(民國十四年許氏印有單行本)；張學敏作「國語及羅馬字發音對照表之研究」(見學藝雜誌七卷九號至八卷三號)，亦各另創新制。然而所改良的均不甚多。蓋自黎錦暉在國語統一籌備會提出「廢除漢字採用新拼音文字案」(民十一)及請教育部令全國學校使用新文字案」(民十三)，黃虛谷在中華教育改進社第二次年會提出「請審定一種羅馬字拼音制度案」(民十壹)以後，國語羅馬字已由教育期而為成熟期了。(完)

介紹兩種平民讀物

何 容

最近見到兩種平民讀物，是中華平民教育改進社出版的，一種是「蘇梅山賣妻」，一種是「小姑賣」。書面題着「平民讀物實驗本」，當然還不是「定本」；其中細小的不妥處是難免的，這還有待於實驗後的改正，就大體上說總算是很好。

蘇平民讀物確是不容易，最困難的一點就是如何使一般平民「願意讀」。要使一般平民「願意讀」，就得要在思想和文字兩方面求其合乎平民的心理。要內容合乎平民的心理，便不能太務高遠，說些平民不能領略的大道理。要使文字合乎平民的胃口，就要寫的「有趣味」。然而又不能像坊間流行的小唱本，利用鬼神報應，迎合迷信心理，利用淫穢之詞，迎合卑下的趣味。此「教育平民讀物」所以不容易編也。

這兩種讀物的長處，就在它能夠打破這個難關。恐口無憑，且引一段來看。

蘇梅山賣妻，是以陝西的旱災為背景的一段故事。蘇梅山因為窮把老婆賣了，兩個孩子不依，跟着爸爸去趕人販子。這一段描寫很能動人，其原文為：

小小子兒跑掉了小鞋和小襪，小姑娘攪破了她的小腳尖。順着河邊往前趕，但只見河裏飄行一隻船。

蘇梅山呼呀帶喘的高聲叫：『人販子大爺，請你聽言！把你的小船攔靠岸，我照舊還你四塊錢。非是我而今賣後悔，你來看這兩個孩子不聽言。』

小小子兒，丹腔用力連聲喊，叫聲『老娘，你聽言！

常言說『老不生子』狠心的老娘捨了！』姑媳說：『老娘啊！清晨起雞啼兒枕小兒兒？』小小子說：『老娘啊！到曉來雞啼兒去安眠？』兩個小孩左趨右趨趕不上，骨碌碌一齊扎在水裏邊！兩個小孩兒跳下水，船上驚壞了劉玉蘭；眼看着一雙兒女全廢命，心中好似滾油煎；扯起衣襟蒙粉面，雙脚一跳撲在河中間。

在舊說詞裏這樣的描寫本來很不少，一般模仿說詞的却往往作不到這『靈話』。這段以後有一段『奉勸世人』式的教訓的話，就『文學』的觀點上說，似乎不必要，但是在『教育』的觀點上說，有那麼一段也好。

原書都用注音符號注音，比以前所出的平民讀物確是進步。因為這種書要是給一般鄉村裏半通不通的紳士去消遣，那就注音不注音都可以，要是作為除文育的工具(平民學校課外讀物)，那就必須要利用注音符號的幫助，才算是聰明的辦法。

新國音範圍內的兩個小歌訣

(通信)

編輯先生：

於國語週刊第三十二期內，得閱先生關於正母開齊的解答，並蒙黎先生指教，個中曲折始能瞭然；爰亦試擬一歌訣以便記憶，不知是否？倘若誤謬仍請糾正，萬一不謬，則抄錄水瀆亦可以為高山大川之一助耶？祈示覆

音，以決疑信！唐山申丙鞠躬

(一)關於正母的：

- 正無開齊，
- 有合無撮；
- 正韻四聲，
- 正韻算破格；
- 合口四省文；
- 正，正，正，正。

(二)關於母母的：

- 母之一韻，
- 只有齊撮；
- 昔聲有開，
- 今已變之。

編者附識：申丙先生這封簡老早就來了，現在說，應該說是去年來的。接到之後，原擬「刊渡」到另一種刊物發表，當時就把它歸了「檔」。年終整理存稿的「檔案」，忽然發現了還有這一封「待發表」的信。於此聲明，爰答申丙先生。

國語漫談

老 談
(二十)

到底是寺還是廟？

如是我聞：一個「北平人」跟一個「天津人」一塊兒走路，路旁有一所房子，看樣子，不是一寺便是一廟。

北平人問：「那是座廟嗎？」

天津人說：「是(△)。」

北平人又問：「是寺嗎？」

天津人說：「廟。」

北平人很生氣地問：「到底是寺是廟？」

天津人很有氣地說：「是(△)廟是(△)廟。」

(△)廟是(△)廟。」